

创作谈

信念是这样凝聚永恒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音乐会创作札记

□朱海

站在建党95周年辉煌的时间节点上,打造一台高品质的国家级音乐会,不仅需要集结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最为亿万人民所熟知的经典音乐、歌曲作品,还需要为音乐会“铸魂”。这就是重塑信仰之坚、旗帜之美,激情抒发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壮阔情怀以及实现中国梦、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与信心。以有年代记忆的经典音乐作品,展示中国共产党引领亿万中华儿女实现百年中国梦的伟大心路历程。

一首首歌曲和音乐作品,是我们党成立95年来一段段可歌可泣征程的缩写,已经融入了光荣的历史。这些作品虽然不如大部头交响乐作品的宏大叙事,但是经过艺术家的精心编排,在强有力的主题引领下,整台节目同样达到了震撼心灵的史诗般效果。这就是这台音乐会预设的精准“定调”。小品似的音乐,如串串珍珠在大浪淘沙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精神追求和磅礴的情感世界。

艺术离不开真情,用音乐语汇刻画画与人民之间的情感,是这台音乐会鲜明的风格。所有入选音乐会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大写的“情”字。音乐会不同于综艺晚会,在谋篇布局上,曲目选择好了,就成功了一半。这台音乐会以真善美的品位,艺术地再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外延,音乐作品既悦耳又曼妙,走进了观众的心里。演出中,既有人民对党的感恩之情一唱三叹,也有豪迈放歌为党的浓浓深情,这些都一目了然地体现在节目单上,让人记忆深刻,回味无穷。

注重塑造出党在百年征程中的精神高地、信仰丰碑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苦难、奋斗、辉煌、复兴,是这台音乐会完美呈现的内在结构关键词。为有坚定信念、担纲历史使命的人放歌,为信念永恒、正阔步行走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人抒怀。这个大写的“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台音乐会就是亿万中华儿女为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特殊的厚礼。

关注

歌剧《长征》:

从艺术的视角再现一段苦难与辉煌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国家大剧院力邀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指挥家吕嘉、导演田沁鑫和杨笑阳组成主创团队,历时4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原创歌剧《长征》于7月1日首演。

早在2012年,国家大剧院便策划将长征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搬上歌剧的舞台,并希望将长征精神以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广大青年观众。对国家大剧院推出原创歌剧《长征》的意义,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谈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依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通过推出歌剧《长征》传承长征精神,是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的一份责任。目的就是要润物无声地将前辈的精神财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给青年一代。此次演出将邀请更多‘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前来观看,用歌剧《长征》感人的故事,传播正能量,成风化人,激励前行。”

歌剧《长征》以“信仰”和“理想”为创作关键词,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史诗的气魄,表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历经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夺取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终会宁胜利会师等重要历史事件。与着力塑造长征途中领袖人物形象的同题材作品不同,

为了探索长征题材新的表现方式,并能够在剧作角度上有所创新,该剧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普通红军战士闪烁着伟大人性光芒的感人事件,展现长征宏伟的历史画卷,忠实再现那段“苦难的辉煌”。在歌剧《长征》的创作过程中,邹静之翻阅大量史料,并带着敬仰之情,以充满温度的笔触,刻画出中央红军某团曾团长、政委以及瑞金参军的红军新兵平仄子等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追寻理想的姿态和风貌。邹静之曾表示,“当我读过《革命烈士家书》后,更为那个时期的仁人志士,为理想英勇赴死的精神深深感动。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这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念。”

音乐是一部歌剧的灵魂,国家大剧院在遴选曲作者时思索再三。经过仔细考量,陈平诚邀作曲家印青为该剧谱曲。印青是军旅作曲家,至今已创作出1500多件作品,有众多曲目广为传唱。印青对“长征”这一伟大历史题材怀有很高的创作期待。他在创作中使用了十分广泛的音乐元素,汲取了江西、贵州、陕北以及西藏等地民间音乐特色,力求真实且生动地再现红军长征途中的伟大行走。全剧曲谱历经数次磨合推敲,于2016年5月正式完成,全部创作周期历时4

年4个月。在音乐风格上,印青以符合当今观众审美的“当代音乐风格”准确又新颖地重现革命先烈们的崇高理想与情怀,将西方歌剧的交响性与民族音乐的歌唱性相交融,通过一段段精彩的唱段刻画红军战士们的鲜明性格,通过西藏弦子、贵州民歌等民间音乐元素表现红军长征的进程,通过气势雄浑的交响合唱表现红军长征的史诗性。印青表示,“红军的文化是红色的文化,而红色文化源自于一个特殊的红色基因,这个基因

同时,男高音歌唱家迟立明、男中音歌唱家刘嵩虎等实力派声乐歌唱家组成的阵容,实现了对中国歌剧艺术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创新。

在排练中,阎维文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以军人的坚毅,以对艺术的完美追求,挑战着从业生涯中的第一部歌剧。“此前因为没有合适的作品,所以,我从来没有演过歌剧。但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生中没演过歌剧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当国家大剧院邀请我演《长征》,并在剧中饰演彭政委这样一个角色时,我感到非常兴奋”。而在兴奋之后,当阎维文拿到了厚厚的曲谱,看到彭政委近20段大大小小的唱段,他却感到了从业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与挑战。“如何把人物的形象、人物的情感与演唱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何在整部歌剧中进行情感的分配、体力的分配,都是我面临的挑战。”而带着挑战,阎维文全身心投入到这部歌剧的排练中,逐字逐句地精磨着每一个唱段,“我不希望只是合格,而是要努力做到最好”。在精磨唱段的同时,阎维文在表演上,也在仔细揣摩那个时代红军战士的内心世界。“比如第一幕与洪大夫的离别,既要把彭政委塑造得有血有肉,同时,这种爱人间的情感表达方式又与当代人有所不同,需要把握好火候。”阎维文希望最终在舞台呈现时,“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是彭政委,而不是阎维文”。

剧中《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寒夜中》《我舍不得离开红军》《三月桃花心中开》等唱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饰演平仄子的王宏伟演唱的《我舍不得离开红军》感人至深。这一唱段出现在剧中第五幕,因试吃野菜中毒、掉队的平仄子深陷泥潭,年轻的生命即将陨落,他用诚挚的歌声表达出对红军队伍的留恋。印青在写到这个角色时,几次落泪。王宏伟表示,从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战士,到牺牲时有了那么高的思想境界,这正是长征精神,自己能够用歌声、角色去诠释那场英勇感动的历史,是非常幸运的,自己会用红军的精神来饰演好这一角色。

(任晶晶)

新作点评

物质家园精神家园的双重构建

——评秦腔现代戏《家园》

□孙豹隐 孙昭



一场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特大泥石流灾害突袭麻子沟村。顷刻间22户78间房屋被冲毁埋没,不到百人的山村,死神竟带走了29条鲜活的生命。市委书记张安民第一时间赶到灾难现场,满目疮痍令他泪湿青衫。在尽力抚慰灾民伤痛的同时,他开始解剖麻子沟这只“麻雀”。其小小村落,每年一小灾,隔年一大灾,村民家动辄被毁,政府年年扶贫救灾却无法解决根本。群众因灾祸连连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精神家园也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此的严重性,使张安民意识到既然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人常年居住了,必须寻求卓有成效的新路子,精准扶贫。几重考量,几经周折,几番论证,一个清晰而科学的扶贫救灾、重建家园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成熟了,实施了……这是由渭南市、澄城县、卢县等基层院团联手打造,作为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剧目的秦腔现代戏《家园》讲述的故事。

显然,舞台上表现这个接地气、充盈人民性、张扬时代精神的故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家园》舞动艺术的彩线,将故事演绎得风生水起,朴素的生活真实情愫并喷式地提升为艺术真实的华章,一个个新颖的、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朝我们走来。该剧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立意深刻、观照历史的同时,关注人生、人物的情感,呈现人性之美、崇高品德之美、信仰追求之美。结构上采取多点串联、点线结合、情景闪回、虚实交融的新颖艺术方式,凸显涵盖时代特点而又利于深化戏剧冲突的典型事件,进而塑造出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既是生活的,又是个性的人物角色。舞台大幕开启,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渐渐地,一

块块张牙舞爪的泥石被清理干净,释放出压在人们心头的重负得以缓解、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有所净化、遭受阴霾肆虐的心田趋向明朗的积极信号。这个过程不乏情节、细节的出戏无情,牵动人心潮澎湃、难以忘怀:面对暴雨飞石,村支书王显顺不上即将分娩的爱妻,咬牙、狠心、攥紧拳头,扑到通知、转移、救助全村乡亲的大行动中去了。运气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

妻子带着尚未看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永远离他而去。巨大的悲痛和悔恨吞噬着他的心,而他只是在夜晚无人时喝酒泄怨、暗自哭泣,白天依然坚强地站在抢险救灾的前列。不需要说什么了,一个“合格党员”的艺术形象跃然舞台,光彩照人。人们在刨挖清理废墟时,目光不禁凝聚到露在乱石泥块外边的一只手上。那是一只生满老茧的普通山民的手,可也是一只忘记自己正处在生命攸关的瞬间,拼尽全力,推出来一个生命的“上帝之手”啊。也不需要再多讲一个字,由一只手生发出来的行动熠熠生辉,上升到任何意义上的伟大壮举都毫不逊色。小梅,为了能让这个不到13岁的小姑娘活下去,奶奶准备把她嫁到异地他乡去了。就是这般不近人情甚至有点残酷的命运,都没能眷顾到这个孩子。为了找回心爱的布娃娃,她被泥石流无情地夺走了含苞待放的生命。还用再强调搬离这个地方的正确性、必要性、紧迫性吗?同样不用了,这个把人心揪得似乎要撕裂的血的教训炽烈发声,为我们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响遏青云的最强音。“开会戏”一般是现代戏里容易出现的尴尬场面,戏一到开会就没戏了。而《家园》里的开会却成为戏里的重要一景。张安民召集土地局、房管局、规划局、财政局领导在灾区现场开会讨论如何救灾。诸位局长对书记提出的“避灾移民”,态度是惊人的一致,纷纷表示“太难了”。这就有戏蕴蓄其间。书记的“避灾移民”落实起来太难了。这个“太难”必定引爆“太尖锐”的戏剧冲突。果然,张安民被局长们的态度激怒,发出“说起困难就畏难,说起艰难就犯难,当官虽有各种难,可知灾民百姓难”的愤怒批评。这批评富有戏剧性,定格在戏

核上,加之这段唱腔设计大气,演员边肖演唱精彩,使得这场开会戏动听好看,有效地烘托出戏的主旨,豁透出主人公张安民那铁血柔情、充盈人性光芒的性格情感。综观《家园》全剧,其情节推进、细节编织大都富有匠心,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戏唱响主题、托举人物、叩动人心的艺术使命。

当然,一部戏的成功与否更要看其是否塑造出了成功的艺术形象,现代戏尤其如此。《家园》中,主人公委书记张安民的艺术形象应该是成功的、出彩的。作为领导干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他到灾区绝不是走一走看一看,耍耍形式主义的架子,他来麻子沟是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在艰难而沉重的现实面前,他一方面不畏艰难,苦觅希望;另一方面也不时陷入是按常规就地扶贫,还是果断实施避灾移民的思想对撞与深切忧虑之中。值得点赞的是,戏中张安民艺术形象的整体塑造从常见的政治宣传中跳脱出来,着力抒发的是他作为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心路历程,把刻画人物性格深层次精神走向的基点立足于烘托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担当作为、真情实性之上。在“这一个”人物真挚坦诚、可感可亲的独立行动中展现真善美,堪称是一个全新的党的干部的艺术形象。为当下现代戏如何更好的塑造出时代英模人物、党的领导干部艺术形象的大课题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家园首先是物质的家园。是能够让人吃得香饭、睡得稳觉的地方,是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地方。同时,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们有信仰、有心灵、有希望。《家园》一剧,拨动人心弦的不仅仅在于成功地营造了一座村民的物质家园,更是迸发出山里人如何在灾难中走出来的一段心灵旅程的礼赞。“花儿凋谢了,明春还绽放;太阳落山了,又升起东方;生命飘逝了,风中独惆怅;心灯熄了,希望来点亮。”梅奶奶从那场恶梦中走出来了,丁老汉从病魔中走出来了,秀蝉、山桃、林焕、傻根一个个从惊悚慌乱中走出来了……灾难中人民的悲惨境遇得到了根本改观的同时,原先恐惧无助的内心颤栗也得到了抚慰和平息。从揭示精神层面改弦更张的需要出发,舞台打破观众习以为常的戏曲观演体验,以光、电、雷声、泥石流真实的艺术呈现,传递给观众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和身临其境的真情实感。这种浸透式的观演气氛,强烈而持久,不仅把握得与戏曲艺术本色不相违悖,而且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戏曲空间和舞台气象,足以完成该剧剧中人物情绪变换、精神升华的艺术使命,为该剧完成精神家园物质家园的双重构建注入了浓浓的艺术情愫和审美品质。

黄梅戏《余三胜轶事》晋京演出

作为2016·湖北优秀剧目北京行入选剧目,湖北省罗田县新编大型古装黄梅戏《余三胜轶事》日前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与北京观众见面。

余三胜为湖北省罗田县人,幼学汉戏,工老生,后改唱京剧,是京剧创始人之一,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京剧三鼎甲”。《余三胜轶事》以“轶事”的形式再现传奇故事,讲述了余三胜幼时在家乡学唱东腔戏,因遭地方恶少欺辱,愤而离乡赴汉口学唱汉戏,继而进京入徽班演出,在“徽汉合流”和吸收昆曲等其他剧种元素的基础上,创立京剧反二黄唱腔,并将家乡鄂东方言融入京剧念白之中,一举唱红京城,被皇帝封为“戏状元”的故事。该剧将东腔戏、汉剧、京剧和黄梅戏4种唱腔融于一台戏中,使之各显特色,是编导和表演者的一大创造。

据了解,该剧自2013年9月首演至今,已分别在湖北的武汉、黄冈、罗田和安徽安庆陆续演出60多场,并荣获第九届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等。

(严文)



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由苏州市滑稽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滑稽戏《探亲公寓》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一对夜宿拆迁房的打工夫妻遭遇盘查,从而触发了春来客栈老板阿德理在心底的隐痛,阿德理乘势而上,要为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民工夫妻安一张床、圆一个梦。“50后”知青与“80后”民工在探亲路上相逢,在妙趣横生又令人唏嘘的碰撞中,原住民与外来者都学会了尊重,从隔膜走向包容。该剧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和谐包容”的发展理念,在讴歌青春梦、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较好地融入并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许莹)